

# 從《龍祈》談今日 中國教會

樂聲

《龍祈》是旅歐中國青年作家洋泥的短篇小說，曾於一九九三年五至九月一連五期在《主愛中華》月刊中登載，並於一九九四年八月份的《鼎》雙月刊中轉載。本文作者樂聲是一位熱愛教會的大陸青年，他在寄來文章的附函中說：「偶然在《主愛中華》上看到《龍祈》以後便一直等著追閱，讀完後感到很有共鳴，心裏有許多話要說，總好像不吐不快，於是一口氣寫了這篇長文，不知您們可用得著？」在閱讀樂聲君的長文時，果然發覺他所言不虛，超過兩萬字的長文，確有一氣呵成的氣勢。由於篇幅的關係，其中「家教和牧傳」及「透過時代語言再現了時代背景」的兩大段文字只能臨時割愛。雖然如此，卻並未損害文章的氣勢及完整性，為此特別請作者及讀者見諒。

近年來，我們欣喜地發現，以教會為題材的文學創作在國內沈默了三十來年之後，今日在這塊美麗的園地裏，又有國內新人出來開發耕耘了。洋泥就是這樣的一位時代青年。

洋泥筆下的主人公——龍祈，出生長大於“新中國”，雖受過無神論的“革命洗禮”，但內心仍是位典型的中國青年教友，因為他的信仰在特殊時期，植根於一塊肥沃的家庭信仰淨土上，是父母和奶奶的言傳身教，為他的信仰打下了穩固的基礎。

龍祈不但經歷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並且還是受益的幸運者，有機會較早到國外深造，他同時也經歷了中國教會自七十年代末期到今日，十多年的艱難恢復和發展轉變。雖然他曾面對梵二的沖擊，教會傳統習俗和國內家教、牧傳及地上地下之爭。有過困惑不解，但最終還是為自己，一個中國青年教友定了位，作出了正確的選擇。

對《龍祈》中的國內教會歷史背景，為海外信友不一定都熟悉，即使國內教眾，雖然人人耳邊猶響，眼前猶存那過去和今天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故事，不過就此作一回顧分析，會幫助我們更全面地理解洋泥在《龍祈》中所涉及的時代背景，並深一層了解認識這一時期的中國教會。

### 國內教會在十多年的發展中迎接了梵二

《龍祈》的背景是北京、蘇州鄉下和法國，龍祈從北京抵達法國學習，看到的是梵二之後的法國教會。龍祈離開大

陸時，北京青一色拉丁文彌撒，即使他的家鄉“地下”神父後來做的中文彌撒，也不過是拉丁老禮，只用中文唸罷了，所以初到法國的龍祈為坐望彌撒還是跪望彌撒，用手或用口領聖體，飲否同一聖爵內的聖血等禮儀問題所困擾。這些問題看似僅是禮儀性的，即非神學性，但彌撒禮儀和我們的信仰生活相連的最深、最廣，通過禮儀問題最容易發現國內教會對梵二的接受及轉變。《龍祈》中的國內時代背景，也是近年來中國教會在快速發展中迎接梵二挑戰的特殊時期。從這一時期，我們不難發現中國教會是如何從一片空白，百廢待興中懷抱了梵二。

一九七七年，中國教會迎來了一個歷史性的和劃時代的轉折點。國內教會從靜默中活躍起來。七七年前後，大批神父被釋放，從勞改營回到了教友們中間，彌撒、聖體聖事在大陸停止了二十多年後，終於又公開舉行了。雖然那是悄悄地在凌晨，有時還是深更半夜，因為人們還心有餘悸。洋泥描述農村天主堂……“在那裏，早晨四、五點鐘，教友們就悄悄進堂跪在地下……”

七七年之前，早有神父勇敢地外出祕密地為教友們終傅、送臨終聖體等，白天他們用新鮮葡萄擠出汁做“酒”，神父用記憶中的成聖體、聖血拉丁文學祭祝聖，晚上再送到病人床前。我的一位長上，就曾多次這樣為病人送終。在那個年代，這樣的美好故事好多，也好動人。國內教會沉默痛苦了二十多年，不至中斷，就來自老一代神長教友的不同方式的勇敢作證。

七十年代末期，教友們陸續把冒著生命危險而機智保



存下來的舊祭衣、領帶、手帶、聖爵、酒水壺送還回來了。神父們穿上一件新做的白衣、舊祭披，在燭光下，戴著老花鏡用一個字母一個字母轉抄來的拉丁文做彌撒。聖祭往往是在教友家中，一張方桌，一塊白布就是祭台。雖然簡單，但人人都覺得好莊嚴、好神聖！那一時期，幾乎所有彌撒均在凌晨，不管是刮風下雨的夏天，或是寒風刺骨的嚴冬，參與彌撒的教友總是跪滿一間小屋或一座小院。就像龍祈所念念不忘的“跪在地下放著的，帶著泥土芳香的碎花小布墊上。”龍祈所說：“偵探氛圍”多是在以後時期所得到。

八零年以後，情況又變好了。早上有彌撒，有時晚上也有彌撒。人們的自由多了，膽子也大多了。開始建設教會，爭取教會的權益。向政府要求賠償退還教會房地產，城市的教堂有的首先被歸還了，破點沒關係，畢竟有了堂；鄉下教友們往往找個大院，搭個臨時祭台，用布帳遮雨遮日，這些就是一個臨時堂了，院內仍然跪滿了黑壓壓的人群。人們在那時合著雙手去領聖體，都很自然，先辦神工，而且一些地區的教友是每次均辦告解，才敢領聖體。那時候，神父們不但有了長白衣、舊祭衣、領帶、手帶，而且老修女、老貞女們又做出了老式的新祭衣。彌撒中還有風琴，唱大彌撒。教會還有了樂隊，大節日可以隆重地過了。最可喜的是，大多數神父均出來服務教友們了。老修士們——那些守了幾十年的老修士回來了，一批批男女青年來了，要求修道度獻身生活。近三十年的停頓，但卻孕育了大批的聖召，真是天主聖神的化工。男女

修院逐漸開辦了起來。

八十年代中期以後，中國還印出了一本“特殊”版本的拉丁文彌撒經書，刪掉了教宗一名。雖然不完善，但還是向前進了一步。使用該拉丁文彌撒的神父們都明白如何在彌撒中靈活地補上教宗一名。這一時期，中國教會還有一個特別蓬勃的現象，各地不論鄉村，還是城鎮，國內教會開始了大規模地修繕，新建聖堂。一座座聖堂，雖然老式十字架、尖頂，甚至廠房筒子式，但教會有形的標誌帶十字架的聖堂，在中國大地上一座座又豎立起來了。“地上地下”的分歧從八十年代初期到中後期，也就越來越明顯了。無論如何，八十年代中後期是中國天主教一個轉折快速發展的時期，天主教在中國這個大葡萄園裏又出現了盎然生機，不但有了大批聖堂，而且祝聖了一批批神職接班人，有了主教，有了老年和青年神父。青年神父的祝聖始於八七年之後，國內修院一般五年制，八二年、八三年、八四年各大修院相繼辦起，頭髮花白的老神父、老主教，不顧年邁體弱，竭盡殫力地培育年輕修生。從那五年多的嘗試性辦院的生活中，那時的神長修生一起飽嘗了多少困難，多少憂愁，多少坎坷，多少考驗？五年多的心血汗水澆灌栽培，五年後陸續獲享了豐收碩果的喜悅。一批批朝氣蓬勃的年輕神父及時地遞補了上來，中國天主教在飽經蒼桑四十多年後，神職人員青黃不接的現象，得以暫緩。中國教會從創傷和低谷中正在走出。

八十年代的十年中，彌撒禮儀也得到了發展，或說全面的發展為將來打下了基礎。八十年代初期，一些神父從

港台親友中得到了中文彌撒經書，才知道二十年前，羅馬和普世教會進行了一次普世性和歷史性的禮儀大改革。他們並不了解“梵二”，僅懷著對羅馬的一片忠心，開始在教友家中做中文彌撒，更有神父全盤借用台灣祈禱書的版本，把教友們唸的古老經文一改而為白話經文。雖然曾引起過軒然大波，但理由簡單，神聖，有力；“愛國會不改，但我們要響應教宗號召啊！”忠心耿耿的教友們無話可抗議了。以耶穌的在世代表教宗的號召，極易成功，也可見那時期“地上”“地下”愈演愈烈的一個頗具諷刺性的號召原因也來自忠於教宗。因為是一片空白，剛剛恢復教會，所以懷著游子重歸慈母教會懷抱的心情，很多教友倒接受了“忠誠”的改革，不少地方輕而易舉地將拉丁文改成了中文彌撒。雖然也是當然的不會完善，但畢竟也進了一步。稍後，這些神父教友多演變成了“地下”。當時，政府也把握不了中文彌撒為“何方道家”，只視之為“羅馬和帝國主義滲透”，極力制止“地下”，勸阻地上不要貿然接受。為很多地上神父最初不是因為政府勸阻沒改革，而是自身不但感到蹙扭，無法接受，而且八十年代初期、中期，他們忙於教會基本建設，也無暇無力顧及禮儀改革和“梵二”的推廣。

九十年代初期，國內教會經過十餘年的艱難發展，初步解決了“溫飽問題”——有了一定數量的主教、教堂、教會青年男女接班人，還有了修院、修女院、教會聖書、各種聖物等等。這個時期，中國教會不但在堂區建設和恢復上有了進步，而且教區得以完善，國內很多教會機構得



到調整和淨化及好轉。在發展中又通過書籍、報刊介紹宣傳和港台及海外神長教友的幫助，中國教會對“梵二”的了解，有了一定基礎，逐漸加深了認識。於是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國內教會在港台幫助下，開始實施禮儀改革，修院講授，堂區試驗實行。國內三家教會出版機構配合響應印出了一套套禮儀改革的“梵二”文件、叢書。全國性、地區性還有神職人員禮儀培訓班的協助。

這時期的禮儀改革和對“梵二”的加深認識與接受，不但是因國內教會解決了“溫飽”，有了良好環境、氛圍——大家都覺得是討論“梵二”的時候了。也想要嘗試改革，而且還有國際和國內政治氣候的配合。眾多的海外神職人員訪問大陸，和國內報刊的宣傳，為國內神長教友提供了認識“梵二”的機會，也越來越了解“梵二”。他們最後終於決定全國性研究，接受“梵二”施行改革。彌撒最重要，又是日常聖事，就從彌撒開始。從國內教會發現“梵二”，感到“別扭”，龍祈也有這樣的感受。但還是“覺得”也想要，到“決定”接受“梵二”經歷了一個認識過程。為深化改革的中國政府也有一個過程。政府在教會齊心合力的一致爭取要求下，逐漸不再把禮儀改革視為“帝國主義的滲透”，他們明白了，這是普世天主教的改革，便不再反對阻撓，教會的合法權益在神長們的共同爭取下得到了保障。因此可見，中國教會自身的團結、強大為“梵二”的推廣和接受是多麼重要。

然而，即使條件成熟，環境許可，國內教會對“梵二大公會議”的接受仍然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因為“梵

二”對我們中國教會不但是一個艱巨的挑戰，而且還是一個嚴峻的考驗。且看年輕的龍祈在海外的“洋教會”還是不習慣，何況對“梵二”不完全認識的國內教友們呢！事實上，復興中的中國教會，面對“梵二”挑戰，不僅僅是禮儀性問題，而且還要面對神學、神修、教會學、牧傳和修院培育等等新問題。

從祖輩份上就聽慣了只有通過領洗和聖而公教會內才能救靈魂的道理。今日，忽然承認“教會外也有救恩”，老教友們百思不得其解。他們怎麼也弄不明白教會是天國的標誌和象徵的解釋，教會架構上團體、共融精神的重視，平信徒地位的提高。因同一洗禮在主前平等，他們被召參與更多的使徒工作。如龍祈提到的教友送聖體等，又使得教友們不知所措。從前只是聽命的角色，走向參與，這些聽命者也需要有個心理調整階段；神修觀念和價值的重新評估，特別修院和修女院的聖召培育方法、方向，為老一輩和新一代人都是一個嚴峻考驗。所有這些都正沖擊和考驗著今日的中國教會，我們的兄弟姐妹正和龍祈一樣在研究和認同及接受。

還值得指出的一點，龍祈接觸的“地上”“地下”兩組對“梵二”的接受情況是：“地上”的禮儀改革和對“梵二”的接受，起步雖然遲於“地下”，但因為有了良好的基礎，優越的條件和氛圍，使得“地上”對“梵二”的認識較透徹、深入，推廣也完善，發展也正常。“地下”雖著手較早，但因沒有好的環境條件，遲至今日，仍然把精力消耗在誰是誰非，進否地上聖堂等等的爭議中。



彌撒禮儀更新，一些“地下”人士僅僅將經文改成中文，但對“梵二”精神的領會，理解並不深入。國內教會合一的困難不能不和對“梵二”的認識接受程度有關。若大家真的領會了“梵二大公會議”精神，那麼合一也就容易多了，至少可以互相容忍。

### 年青一代的困擾

國內教會自七十年代末期開始恢復，在修建聖堂，開辦修院，培養男女聖召，堂區牧傳，學習接受梵二精神及發展各種教會事業上均有長足進步，成績也相當振奮人心。唯一令人遺憾的就是教會的自相紛爭。地上地上之爭產生於八十年代初期前後，隨後的十年，合一不但沒有隨著國內教會的發展，和與普世教會及國外兄弟教會越來越多的接觸，而達致合一成功，反而在很多地區且愈演愈烈，最終遍及整個中國。主人公龍祈這段時間從江南家鄉小城到北京城，不可避免地遇上了這個困惑。

就龍祈的家庭而言，一段時間裏老少三代均屬“地下”，但這個典型熱心的中國教友家庭隨後出現了思想和認識上的分歧。先是老奶奶為方便和保證可以每天有彌撒轉進了“地上”教堂，一向聽父母之命而進“地下”望彌撒的龍祈，因感到“地下”那裏雖然起初神祕有“偵探氛圍”，但畢竟“家庭氣氛”太濃，總找不到他做夢都想得到的“神聖感”的大教堂，這為國內青年教友是一個普遍的最低願望。中國十多億人口，天主教友人數平均不到百分之一，祖父輩為信仰作證過來了，自己也堅信天主，這

樣的青年教友，不管他們屬於地上也好，還是地下也好，都以擁有高大神聖、莊嚴的大教堂為他們的最大夢想。教堂才是教友們的家啊！這份感受只有在國內受過文革沖擊迫害和受過別人譏諷過的教友才最深，擁有大教堂的願望也最強烈，龍祈在“地下”找不到這樣理想中的大教堂後，他便偷偷地進了“地上”教堂，但又不放心地上，聽多了地下的宣傳，於是緊繃“政治弦”去偵察，還“怪異”地希望能從“地上”或稱“愛國會”的大教堂裏為他地下的父母拎出幾個“魔鬼”來。當然，他沒有抓到“魔鬼”，反而想對家鄉地上的本堂神父說：“我不再認為你們是魔鬼了。”北京讀書時，自然他沒猶豫地就進了“地上”的大教堂。

龍祈的轉變，我們可以從中看出當代中國青年教友對地上地下之爭的一個側面。表面看來，地下的“家庭氣氛太濃”，經常遷移，和地上大堂的“神聖感”及穩定性，似乎是促成龍祈祖孫兩代的轉變的原因。但事實上，真正促使龍祈轉變的是他觀察、思考、分析和認識的結果。是中國教會的反省、完善和發展事實征服了他。

為國內一代青年教友來說，他們沒有受過五、六十年代的直接迫害，沒有舊怨。他們不但夢想理想中的神聖教堂，而且還要實實在在地擁有。當有一天這些原在“地下”望了彌撒的青年人，好奇地跑進“地上”教堂時，除了被神聖感所震懾外，還發現跪在那裏的也是同一主內的兄弟姐妹。過去被“地下”父母和“地下”神長一直斥為“愛國會”的神父，講的也是主的道理。舉行的也是“耶

穌的晚餐”，要人守的也是天主十誡。驚奇之中，他們不但原諒了一些人過去的過錯，也像龍祈和他老奶奶一樣，沒有理會什麼特別指令，而一如既往地進堂望彌撒。為中國教友來說，被迫停領了三十多年的聖事後，今天，領聖事難道不比死守法律更重要嗎？在國內，不但在異鄉讀書、工作的青年人進公開教堂的現象很普遍，即使在本鄉、本鎮、本城，亦有不少屬於“地下”的老教友把子女打發到“地上”大教堂，目的是以接受一個良好的教會團體教育。“讓孩子們熱心起來！”他們這樣說，但那些老教友們卻一如既往地進“地下”，他們被法律、感情及偏見緊緊地束縛了起來。

從龍祈的轉變，我們還可以看到老一代和新一代人對於“地上地下”的不同態度。國內老一代教友，受梵二之前的教育影響，“黑白”分明，他們因某些人昔日的錯誤言行而不進地上教堂，像龍祈父母可能就是這樣的教友。同時龍祈父母不容易原諒那些講過“違心話”，做過“違心事”者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也是受害人。在文革中為信仰做出了重大犧牲，忍受過痛苦磨難，難以忘懷。又或許，有些壞表樣人，還在“當權”，感情上的傷痕，使得老一輩人，即使看到地上並不都是“魔鬼”了，也無法從感情上“原諒”，也不愿去合一，所以合不了一。不同的是龍祈，這種傷痕並不深，而且重要一點，年輕人龍祈有過無奈，不公開自己教友身份的難言之苦——要知道，這在大陸城市教友中是個相當普遍的現象。但這絕不能簡單地視之為膽小，本人認為事實上有時在大陸也真沒有必要



隨便公開教友身份，那會為教友招惹過多不必要的不解、議論和責難。龍祈在學校沒公開自己的教友身份，“他相信天主會（理解）原諒他的（特別處境）軟弱”。所以龍祈也理解那些有過錯誤言行者的矛盾痛苦心理，都還不是不得已嗎？因為“這是他們逼的呀！”

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像龍祈一樣的大多數中國青年教友能夠清醒、理智地面對“地下”“地上”之爭，他們沒因為“地下”的忠貞號召，就狂熱的一信而百信，他們也沒有因為“地上”個別人的錯誤而無知地視為整個“地上”的神父和主教們的錯，並把他們和聖堂視為“魔鬼”。他們既沒有幼稚地只聽父母之命，也沒有學某些大人物的作風，一聽便信。他們而是去接觸、觀察，然後按著天主和教會的教訓去衡量。他們是明辨是非的一代，更可貴的是，今日國內大批青年教友，當然不僅僅青年，還有大批大批的老教友，他們經過十多年信仰生活和“地上地下”之爭，教會內部的自我痛苦折磨之後，均厭倦了這些無意義的內耗！過去沒有自由，今日有了教會，同一主內的兄弟姐妹卻為外在的因素、個人的錯誤而無休止地糾纏於內耗之中。無論如何，龍祈不再用昔日他父輩在修院裏，在教堂裏學來、聽來的“黑白”分明標準，衡量當今的教會了。“地上地下”我們人人都不是聖人，他和千千萬萬的中國青年教友們一樣在思索、在尋找、在希望有一個美好的教會，莊嚴、神聖的教堂，他終於從“地上地下”之爭的困惑氛圍中掙扎了出來。為中國教會，這是一個多麼鼓舞人心的現象！

## 時代的物質俗化挑戰

龍祈興致勃勃地跑到西方教會國家學習神學，使滿腔熱情的龍祈失望的是，他在這個百分之九十的天主教國家裏，並“沒有發現人們真有百分之九十的虔誠！”因為他原來想像中的那些“百分之九十的教友”朋友們，並不感興趣於他的什麼宗教學研究，也“不太聽得懂他講的那個讓人會減少食慾的東方教會”。

因為國內教友人數少，教友們特別珍惜自己的教友身份和關心彼此間的地方教會。他們到國外後，往往會吃驚和遺憾，為什麼外邊的人們並不都像一些訪問國內的神父教友們，那樣對中國教會的關心和感興趣呢？大概今日所有在國外學習的修生、修女和教友均有此同感。

被嚴重俗化沖擊了的西方教會，人們都爭分奪秒地忙於生活、學習、工作和享受。與東方中國教友的熱心確實無法相比。值得注意的是今日的俗化挑戰不但自七十年代席捲了整個西方教會，使聖召缺乏，神修熱度驟降，而且今天業已強烈地沖擊著中國人和中國教會。洋泥也向我們交代了一個這樣的時代。

“到了國外，他曾聽到圈子裏的年輕教友說：‘祈禱能有飯吃？’（以此來論證賺錢比參與彌撒更重要）”。

何止圈子裏的教友，連“老中”們也學會了“吃教”，去教堂、去信教，也佔點便宜。因為“即使‘民運分子’辦的雜誌，也不忘提醒成員注意在美國樂於幫助大陸人的只有兩類人，一是民運人士；二是教會信徒。”於是就

有人鑽空子，投機取巧。

“龍祈有一個‘老中’朋友差一點入了‘摩門教’。據說是因為朋友的朋友入了基督教就得到很多‘優惠’——‘教會裏的人送他們洗衣機，生了孩子還給補助。’所以龍祈的朋友就一心想找個機會入個什麼教”……要不是他被楊百翰大學來的傳教學生告知信了約翰斯密斯，就不能再喝咖啡，再抽煙，而且還得付‘人頭稅’，否則龍祈的朋友真的早已入‘魔門’了！”

“每次龍祈聽到類似這樣的故事，都暗自祈禱天主，希望不要讓好心人再輕易給這樣的‘老中’領洗或發神學院的入學通知書。”

洋泥的這段描寫，將某些人尋機“吃教”的行爲躍然紙上。作者雖然沒有直接涉及國內教會，但飛出籠子的中國人和中國教友的言行也是國內受到今日物質俗化沖擊的有力旁證。且不談今日國內人們是如何忙於做生意、開工廠、辦企業、公司，專心賺錢的現象司空見慣，單從洋泥所涉及的出國現象談起，就可見金錢主義和物質享受，正在並已經侵蝕我們的教會。

北京一位熱心教友醫生，口口聲聲要爲國內教會的醫院服務，要求到美國深造，學成回國獻身教會事業。通過地方教會介紹，台灣主教、神父出錢，送到了美國。三年後，當他學有所成時，就“失蹤”了。最遺憾的是，也有個別“熱心”修生，頂討長上喜歡信任的模範生，飛到國外也“失蹤”了。



關於後者，雖然可見金錢主義和享樂主義對我們的誘惑和沖擊，但必須指出，我們的很多神父、修士是出色和經得起考驗的。有人擔心國內神父修士修女們出國深造會出現“僧多粥少”分配不過來的現象。事實上情況並非如此。國外聖召缺乏，很多大修院缺少修生。即使將國內數千名修生、神父都送出去，為國外很多修院也不會緊張，何況兄弟教會都樂意幫助中國教會。問題是我們很多年輕神父，因了牧靈、教學的急需，而放棄了出國學習的機會，有些則推遲了計劃。在我的教區，就有好幾位神父是這樣的。這是偉大的犧牲和奉獻！

龍祈呼籲“別為這類人發邀請信和領洗”，也是作者洋泥對我們的提醒，慎重選擇。最重要是面對這個時代的嚴重俗化挑戰，教會應如何幫助引導教友迎接這個挑戰。

### 充滿希望的中國青年

《龍祈》雖短，但其時間跳躍，地點改變和不同歷史背景的再現幅度均較大。唯一主角人物龍祈在小說的時空改變中起到了貫穿全文的主線作用。作者通過這些改變為我們成功地塑造了一個有血有肉，性格活潑可愛，令人難以忘懷的新時代青年形象。

龍祈曾為衛生習慣問題而猶豫不領聖血，不親苦像；

他曾因膽小的父母丟掉他心愛的那張——小女孩舉目祈禱的名畫而難受；

他曾怕招惹麻煩而隱瞞教友身份，戴著墨鏡悄悄進堂；

他曾因長輩們的“嘮叨”式信仰教育而心煩，甚至反問，使熱心的老奶奶無話可答；

他曾因國內教會在聖堂門衛上失去那麼多牧傳機會而痛心疾首。

這就是龍祈，過去的龍祈，成長中的龍祈。爲什麼這個形像鮮明可愛，使人讀來倍感親切？因爲他的猶豫，擔心，疑問，苦惱等不僅僅來自他一個人，今日中國天主教青年教友也有著同樣的感觸。不但從龍祈身上，而且從著筆較少的配角，他的奶奶、父母和“地上地下”神父們及門衛老伯伯身上，我們不難找到我們自己，這代青年教友，上代人及中國教會形象的一個側面，至少可以看到我們的影子。這就是《龍祈》的成功之處，中心人物隨著時代的脈膊跳動。

龍祈的故事情節並不起伏倜儻，意識流式的時空改變，也不扣人心弦，但作者所刻劃的主角龍祈在簡單幾個時期內的成長變化卻很突出鮮明，人物的個性也非常突出和強而清晰。

這個形象是一代中國青年教友積極進取的可愛形象，他們勤於觀察思考，勇於探索研究，樂於無私奉獻，是覺醒成長的一代新人。

作者洋泥描述主角龍祈的成長和改變，可說非常突出，遠在龍祈出國前，他就對諸如信仰價值、禮儀、神修，聖經和大陸教會紛爭等問題有了一定的興趣和認識。

“龍祈的情感好像跳出了他父母的水平線，”龍祈認

識到“人成義不是由於遵守法律，而只是因著對耶穌基督的信仰……”；“聖人也是人，也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龍祈開始去家鄉‘地上’的大教堂時……不再認為你們（地上神父們）是魔鬼了……”

國外讀書時的龍祈，對死亡也有了新的認識，“他家鄉的漁民教友篤信：永生就是死後上天堂，不下地獄”——在某種程度上仍可說是相信肉體的一種轉換延長，而不是相信永生就是認識你，唯一的真天主和你所派遣來的耶穌基督。“龍祈的認識提高到了後者程度，這實在難能可貴。對於死亡，他通過閱讀聖經後來不但得到新的認識，還獲得了新生，”當他讀到《約伯書》時，突然間覺得世界變了樣：他過去一直盼望能說服老奶奶家裏的老房子卻始終沒有被雷公打著過。可如今他心中的陳年老房子卻終於著（找）火了！——那時刻他有一種迫切的願望要祈禱，要對天主說話。為此破天荒第一次大白天龍祈跪在地下進行祈禱。祈禱結束後，他特意去洗個澡來慶祝自己的新生。

龍祈的思想轉變在對人生信仰價值的追求上得到了徹底的昇華；“他無法抗拒一種聲音——那讓人一聽就難以抗拒的聲音，因為那是他的‘命’！”那是主對他和對我們每一個人的不同呼召。龍祈毫不猶豫地回答了這個呼喚。

“龍祈越來越覺得世界上最需要的是上主的光，上主的愛，而不僅僅是金錢；而不僅僅是學歷、文憑；而不僅僅是工作、地位；而不僅僅是買部車子、買座房子；而不僅僅是娶個漂亮老婆、生個聰明孩子。”



“他深知自己肩負一種責任感，但同時一天比一天，他更清楚的認識到：他的存在絕不是僅爲了使同一家族的人生活得更好。”

不知道從那一天起，龍祈開始有著一種無法擺脫的幻覺，他的未曾見過面的真正的父親總在遠方呼喚他：

“龍祈、龍祈、龍的孩子，快醒醒罷！”

龍祈最後的人生信仰價值昇華，達到了一種完美境界。他從父輩上得來基督信仰，成長爲真正屬於自己的信仰，他從極度俗化的現代社會，窺見了上主的真理之光，他從小我，小家的視野拓寬到了整個民族，整個人類。龍祈的心路歷程是今日一代中國天主教青年的心路歷程。龍祈或更好說作者洋泥對信仰、人生的生活體驗、思考、認識及喜怒哀樂，通過龍祈這個形象，把中國這代天主教青年的心路歷程帶了出來。

在今日拜金主義和物質極度俗化的社會裏；在今日中國天主教被人爲分裂的特殊困難時期；在今日普世教會經過梵二走出低谷，邁向教會廿一世紀的新紀元中，龍祈代表中國天主教青年教友向時代、向世界、向教會和天父作出了積極的反應。

意義豐富，寓意深遠，精湛的是《龍祈》別具風格和充滿希望的巧妙結尾：

“龍祈、龍祈、龍的孩子，快醒醒罷！”

天父的召喚，不只指一個龍祈，而是龍的傳人。整個中華民族，沉睡了數百年的東方巨人，億萬中華青年——

醒來罷！在基督和天父的愛內醒來，為主作證，為民造福，在神州大地上建設我們的祖國和天國。

祈願中華民族這條東方巨龍快快醒來，早日騰飛在基督的神國內。